

女作家名作系列

日本の

获日本第114届直木文学奖

Koi

恋心

[日]小池真理子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日]小池真理子 著

芳子 静子 译

系列二

系列二

女作家

Koi

恋



文化艺术出版社

こい
恋

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初版发行

©1995 Mariko Koike Printed and bound in Japan

ISBN 4-15-207963-0 C0093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00-09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日)小池真理子著;芳子,静子译.-北京:文化
艺术出版社,2000.10

ISBN 7-5039-1954-X

I. 恋… II. ①小…②芳… III. 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543 号

恋

[日]小池真理子著

芳子 静子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中国·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400,000 插图 4 面

ISBN 7-5039-1954-X/I·841

定 价:16.80 元

序



1995年4月19日,在仙台市一座天主教教堂里举行了矢野布美子的葬礼。

这是一个参加人数极少的凄凉的葬礼。在教堂正面的棺柩旁边,只有一个插着白色玫瑰的花瓶。不知是因为插的花太少,还是花瓶太大,显得稀疏的花束让人感觉有些冷清。

教堂面向车辆往来频繁的广濑大街。从昨天深夜就开始下起的雨到早晨也一直没有停,葬礼开始的时候,反而越下越大了。隔着教堂薄薄的门,不断传来外面街上车轮溅起的水声。顾长瘦削的神父,不大抬眼地埋头读着《圣经》。室内低徊的音乐,是巴赫

的《马太受难曲》。这是布美子生前喜欢的乐曲之一，安排遗族在布美子的葬礼上播放这首《马太受难曲》的是鸟饲三津彦。

鸟饲坐在距离穿着丧服的遗族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参加葬礼的人除了鸟饲总共只有 12 位。已经年迈的布美子的双亲和她的妹妹、妹夫。还有一位少女，是她妹妹、妹夫的独生女，也就是布美子惟一的外甥女。服刑期满出狱后的布美子长期工作过的咖喱店老板夫妇。鸟饲认识的只有这几位了。还有 5 位可能是布美子的亲戚吧，都是鸟饲不认识的面孔。

那张放大的遗像，是布美子灿烂微笑着的一张脸。这张完全没有阴影的笑脸，在葬礼之前还曾经引起一番争议。布美子的亲戚中有人提出，再怎么样，对于一个杀人犯，葬礼上用这样一幅面带微笑的照片做遗像也是欠考虑的。现在用的就是这张有些来头的遗像。

鸟饲重又注视着这张遗像。照片中，布美子稍稍偏着头，为了躲避光线微微眯起眼睛在微笑。这张笑脸完全不像是因为杀人罪服刑 10 年的人所具有的。更何况，又有谁知道，这是一位面临死亡的濒危病人的笑貌呢？她虽然已经 45 岁了，比鸟饲还大一岁，但照片上的她远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年轻。对于敢于承受过去发生的一切，决不否定自己，心无城府、面带微笑的布美子，可以把她比作是模仿童女造型刻制出来的木偶娃娃，亦或是田间小道上可以遇见的那种小小的守路神塑像。

得知矢野布美子患了癌症是在前年的秋天，她得的是子宫癌。在那之前，听说她就经常腰疼肚子痛的，受了不少苦。但是她本人根本就不想看医生，每次发作时都只是吃点儿镇痛药凑合了事。

最后到了实在无法忍受的程度才去医院的时候,已经过了11月中旬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内脏各处,完全没有治愈的可能了。

布美子住院后非常想知道自己的病情。当她费尽周折,逼着医生告诉她只剩下四五个月的时间以后,她处理了所有的家当,退掉了一直住着的租赁公寓。而且她还做好了一切准备,把所有存在银行里的钱都提出来交给了医院,以便自己死后,医院能够从中扣除治疗费和住院费。从大病房移到单人病房也是在这时。她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她不想让同病室的患者看到她临终时的样子。

对于鸟饲来讲,布美子自己提出移到单人病房是再好不过了。他当时正准备写关于矢野布美子杀人案的报告文学。要从住院的布美子口中打听出她犯罪时的情况,如果是大病房就要顾虑到同病房的其他患者,很不方便。可话说回来,鸟饲又没有自掏腰包让布美子住单人病房的经济实力,更何况,他和布美子之间也没有这种交情。

2月下旬的一天,当鸟饲同往常一样走进病房时,布美子很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一见面就说要请鸟饲为她拍张照片。鸟饲看到布美子这天脸色出奇的好,目光中也充满了活力,他很是吃惊。因为近一段时期,布美子多半感觉欠佳,他好几次都是专程去采访,却几乎什么也得不到就得离开医院。

“今天不知为什么感觉特别好,好像重新又活过来了。如果能请您给我拍张照片,那可就太好了。”

“您是想拍张纪念照吗?”鸟饲笑着反问。

布美子有些拘谨地躲开他的视线,说:“是为了最后的……我必须为最后的时候留张照片。因为我连一张自己的照片也没有。”

鸟饲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说的是葬礼上用的遗像。鸟饲

正不知该如何回答而有些犹豫的时候，布美子又向他深深地低头请求道：“拜托您了。如果您能帮我拍照，我觉得今天无论到什么时候，哪怕是到深夜，不，哪怕是到明天早上，我都能跟您原原本本地讲我的事情。”鸟饲觉得如果放过这次机会，要想从布美子的口中打听出她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的了。迄今为止，在布美子断断续续的自述中，根据每天身体情况的变化，有些内容还比较清晰，而有些却是不得要领。她正说着话，突然感到难受，不得不跑去为她叫护士的情况也发生过不止一两次。

她断断续续自述的内容，有些是支离破碎的，过后想要把它们整理出来都很难连得上。好像布美子自己对有些事情记得比较清楚，而有些印象不深的细节在她头脑中很混乱，因此，有时候她前一天说过的事情第二天又否定说是记错了，再过一天又说确实是对的，反反复复。加之她好像无法掌握好与听话人的距离，有时感情一激动就无法控制，经常会使鸟饲感到为难。

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确实需要花上一些时间仔细询问，无奈现在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位死期将近的重症病人。第一天能听她讲上半个小时，第二天可能只说5分钟的话她就感觉不舒服了，再过一天，可能病情又有些发展，干脆一个星期无法见面。这样的情形不断反复，使得鸟饲心情烦躁起来，他越来越无法预见下一步会是什么样。

这时，鸟饲还非常注重自己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记录有关矢野布美子犯罪内情这件事，对于有很大可能会无所作为地以一个不知名的作家而了此一生的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这篇稿子也许会成为自己的成名作也说不定。想到此，他不禁精神抖擞。

医生已经宣告布美子不知能不能活到樱花盛开的季节。

若果真如此,无论如何有必要抓紧时间。如果能得到充分的时间听布美子讲述的话,为她拍张照片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鸟饲立刻从医院飞奔出去,到附近的照相馆买了一架价钱差不多的相机,并准备好两个24张的胶卷,然后跑回到布美子的病房。

布美子把已经夹杂着一些白发的稍显凌乱的头发细心地梳成发辫,搭在肩上。现在她正对着小镜子涂口红。昨天,东京很少见地下了一场雪,阳光映着路上的白雪,又透过玻璃窗撒满整个房间。鸟饲把镜头对着布美子,很小心地找好角度,注意避免拍成逆光。

布美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真不巧,我现在手边没有,所以连粉底都没打。”

“这样就已经够漂亮的了。”鸟饲一边嘴里捡着好听的说,一边在心里冷静地琢磨着:要是今天再打听不到所有的事情真相,我的书就要泡汤了。尽管如此,他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不近人情。如果被某种感情左右是无法写书的。如果丧失客观的判断,每次都去同情被采访者,是根本没有办法写出好作品的。

他尽量回避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功利主义思想,默默地不断按动快门,快门轻快的响声在病房里回荡。

几天以后,当照片冲洗出来拿给她看时,她好像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张,向鸟饲请求道:“我死了以后,请把这张当遗像用好吗?”她的理由是,这张照片上的表情跟她过去的表情很相像。

鸟饲请自己认识的摄影师把照片中因没太注意而照出来的睡衣领子等地方进行了修版、虚化。照片修得很成功,放大后就像10多年前文艺界人士常用的小型肖像照。布美子现在虽然已经人到中年,而且因病卧床,身体瘦弱而憔悴,但却

不失风韵。可以说,这张照片看上去能有这种效果应该也是布美子自己的功劳。

话虽如此,但在为她拍照的时候,鸟饲并没有意识到布美子作为女人的一面。他那时对布美子从来没有像对异性的那种感情,这跟布美子的美丑与年龄无关,也不是因为布美子周围形成的氛围使然。一直以来,布美子对于鸟饲而言,只不过是自己工作上需要的素材,是久已未遇的使他情绪高涨的主题人物而已。

在布美子身上明确地发现她作为女人的一面后,他注意到了布美子身上的魅力,甚至于开始觉得布美子很美,这是在他给她拍完照片,并且一直到深夜听她讲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

到献花的时候了。布美子的双亲和妹妹、妹夫站起来,每人手中拿着一支白玫瑰走向祭坛。她的父母应该是70岁左右,但她的母亲看上去却像是90岁的老婆婆。听说自从她女儿被逮捕以后,她就经常闹病,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家中度日,所以看上去才会如此衰老吧。她的父母以及妹妹、妹夫把手中的玫瑰花献上,低头看着棺柩中的布美子。她的母亲哭了起来,整个人瘫软地坐到地上。她的妹妹、妹夫把母亲搀扶起来,她的母亲就像坏掉的木偶一样,任由他们摆布。

其他来吊唁的人们也都站了起来,鸟饲也站起身来。教堂外面的街上驶过一辆大车,马达声和溅起的积水声一下子把灵堂里回响的《马太受难曲》给淹没了。

鸟饲三津彦第一次看到矢野布美子的名字,是在两年前。

当时,在一家面向青少年的月刊杂志社当编辑的熟人委托他写一篇关于联合赤军浅间山庄扣押人质事件的文章。编

辑部的意思是希望他能写一篇通俗易懂的概括性读物，目的在于使现在的青少年能够了解浅间山庄事件是怎么回事。

他当时觉得这项工作很没意思，如果只是简单地说明事件的梗概，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他去写呢？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虽然鸟饲并没有拿过什么令他蓬荜生辉的大奖，但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有经验的，而且是得到人们认可的作家。如果感到自己受到不恰当的冷遇，他是完全可以拒绝接受这项工作的。他相信自己还没有沦落到因为拒绝接受工作而让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地步。

但是，他跟委托他写稿的编辑有着多年的交情。对方求他，碍于面子，他也不好一口回绝。

何况，家里有关浅间山庄事件的资料多得是，也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采访。他想，有个两三天时间也就写完了，于是就接下了这个工作。

快到交稿日期了，他才漫不经心地打算把书房里的资料推到桌子上。但很奇怪的是，本应该收起来的关于浅间山庄事件的资料册却怎么也找不到。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原本就不善于整理书斋，加上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才会这样吧。是丢到什么地方了呢？还是错把它当成用不着的东西一起处理了？

浅间山庄事件发生的地点在轻井泽。要写有关这一事件的文稿，很重要的还是要参考轻井泽当地的报纸，也就是《信浓每日新闻》的报道。他去问妻子，妻子说她根本不知道他的东西会放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两个女儿，老大上初一，老二只比老大小一岁，妻子每天只顾照顾她们，对鸟饲的工作完全不感兴趣。

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打电话联系在另外一家报社长野分社工作的大学时的学弟，请他帮忙赶紧把《信浓每日新闻》缩写版的复印件用传真发过来。

特别是1972年2月29日的晨报最为重要。因为在前一天傍晚,在轻井泽展开的这场联合赤军与警官队的枪战已告一段落,被当作人质的山庄物业女管理员已被救出,联合赤军的5名男子也已经被全部逮捕。

很快,学弟就给他发来了传真。在2月29日的晨报上,几乎被淹没在充满怒吼与责难的关于浅间山庄事件的相关报道之间,他发现有一则关于一位年轻妇女犯罪事件的报道。报上说,这女人名叫矢野布美子。当时22岁。凑巧的是,就在造成多人死伤的浅间山庄事件得到解决的同一天,她在轻井泽的别墅区用猎枪击毙了一名男子,并打伤了当时在场的另一名男子。关于杀人动机,现在还不甚清楚。

如果没有浅间山庄事件发生的话,这一事件肯定会被作为头条新闻在社会版面进行报道。因为无论是从犯罪手段、罪犯年龄,还是作为著名的高级避暑胜地——轻井泽,成为犯罪现场这一特殊性来看,很明显这一事件是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的。

第二天的晨报上虽然登载了有关的追踪报道,能够了解一些事件发生时的大概情况,但报道的内容很简短,无法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

鸟饲对这次事件很感兴趣。事件发生后已经过去20多年了。关于浅间山庄事件,迄今为止,他已经在舆论杂志上发表过数篇评论文章。在追踪报道原全国共产主义斗争派系活动分子其后活动的时候,对浅间山庄事件也进行过详细的调查了解。事到如今,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新发现,实际上鸟饲对此已基本失去兴趣。相比较之下,如同隐藏在大事件的背后被披露出的这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猎枪杀人事件,更能使鸟饲产生浓厚的兴趣。

矢野布美子犯罪时还是东京某大学的在校生。这所大学

是当时学生运动的重要根据地，在毕业生中有几位还是鸟饲的朋友。

那个无论是谁都或多或少地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之中，或在街头的反战集会上引吭高歌的时代，因为这次联合赤军浅间山庄扣押人质事件而彻底宣告结束。而正是在为这一时代画上句号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同一天、同一地点，以学生运动著称的大学的女学生却用猎枪杀了一个男人，这件事强烈地触动了鸟饲的职业神经。

鸟饲抓紧时间完成杂志社的约稿后，开始抽时间调查起矢野布美子持枪杀人的事件来。

矢野布美子杀害的是一位叫大久保胜也的 25 岁男子。当时，大久保是轻井泽一家电器商店的店员。造成重伤的是一位叫片濑信太郎的 35 岁大学副教授。据说是因为恋爱问题出现矛盾引发的犯罪行为，当时在现场的还有片濑信太郎的妻子。

片濑信太郎的妻子是元子爵二阶堂忠志的长女。矢野布美子是和信太郎发生恋情，但为什么被杀害的人不是信太郎，也不是他的妻子，而是电器商店的店员呢？其中的原因很难了解清楚。可能是因为子爵的千金及其夫婿卷入的事件而受到一定的压力吧，除报纸上及两三家周刊杂志的短篇报道之外，无法找到能够详细了解事件真相的资料。

通过认识的律师看到布美子的审判记录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一审判决中，布美子被判处 14 年监禁，之后，她根本没再上诉，而是老实地服了刑。作为模范囚犯，10 年后就出狱了。出狱后，她马上到房总半岛靠近海边的一家旅游客棧长住打工，但两年左右的时间，她就辞去了那里的工作，以后去向不明。

鸟饲得到线索说布美子在五反田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喱餐

馆当店员,是在去年的夏天。提供信息的是鸟饲的朋友,一家杂志社的记者。

如果不能找到事件的当事人是无法写书的。正当鸟饲已经有些想要放弃这一计划的时候得到了这一消息,他简直高兴得要手舞足蹈了。这或许会成为与众不同的犯罪文学也说不定,这种过早的兴奋包围了他。

在制定详细的采访计划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书的题目:《终结 1972 年冬》……终结的意思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鸟饲的野心不断膨胀起来。

餐馆位于车站后面一栋旧楼房的一层。在让人感觉到年代久远的黑色木板门上挂着一块椭圆形的牌子,上面雕刻着“印度咖喱店”几个金字。原来想象着这应该是一家如同速食荞麦面馆一样朴实无华的店面,现在,鸟饲不禁为店面的时髦装潢感到有些意外。

走进店里,坐在吧台前的转椅上看报纸的一位妇女抬起头。不知她是不是招呼过他“欢迎光临”,总之,她的声音太弱了,根本听不清。

虽然鸟饲只看过照片,只知道布美子年轻时的样子,但不知为什么,他一下子就猜到了,这就是矢野布美子。

布美子带着红色粗棉布围裙,长长的头发很不经意地拢在脑后。缓慢的动作显示出她已步入中年,但可能是因为她脸色白皙、丰满,或者是因为她那单眼皮的大眼睛和使人联想到布娃娃似的有一定厚度却很小的嘴唇,使她看上去比鸟饲想象的要年轻。

已经过了午餐时间,店里没看见有其他客人。这家店除了吧台之外,还有四组包厢式座位。空气中散发着咖喱和咖啡的香味。店内的装饰也很讲究,可能是店主的嗜好,墙上到处都装饰着不明含义的镀金小摆设。

鸟饲坐到吧台前的位子上，要了一份牛肉咖喱饭。听到他说“热天还是吃咖喱最好”，布美子只是淡淡地微笑了一下。好像已经养成了不和别人对视的习惯，她决不会去直视你的目光，只是把她那职业性的微笑着的面孔摆在你面前。

鸟饲一边吃着她端来的咖喱饭，一边跟她闲聊起来，主要讲的是有关天气的话题。他说：“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碰上这么热的夏天。”她只是毫无兴趣似地点点头说：“就是。”

吃完咖喱饭，鸟饲又掏出香烟慢慢地吸着。

仍然不像会有客人来。店里播放的是有线台的音乐节目。偏巧，这时候正好播放的是70年代初流行过的奥村千代的歌。

“流行这首歌的时候，您多大了？”鸟饲尽量使自己的提问听起来自然一些。

“嗯，有多大呢？”她一边在水池边洗着玻璃杯，一边说：“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当时还是学生，估计您也应该差不多吧。”

无论什么问题，鸟饲都喜欢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而不愿意采取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应该是的。”他说着，掏出自己的名片隔着吧台递过去。

“我叫鸟饲。正在写报告文学。请多关照。”

布美子很吃惊似地看看名片，又看看他，大大的眼睛里开始隐隐出现了戒备的神色。

“我一直在找您。”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是矢野布美子小姐吧。我去年因为工作关系查找旧报纸时知道了您的事，马上对您产生了兴趣。我一直想见您，一直在想办法看怎么才能见到您。”

布美子的脸上一下子失去了血色，好像她手里拿着的玻

璃杯没有掉到地上就已经是奇迹了。

“是不是，”她用低而颤抖的声音问道：“是不是您搞错了。到底是为什么……”

“不，不。”鸟饲沉稳地打断她的话，“您对我有戒心也是理所当然的。突然造访，又提起这种令人不愉快的话题，就是换个人，也会很生气的。但是，……请您听我把话说完。刚才我也讲了，我和您完全是同一时代的人。您所做的事看上去似乎跟那个时代完全没有关系，但我总觉得实际上还是跟那个时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才一直找您。真的是这样。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您。现在能够见上您一面，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布美子把杯子放回到水池里，轻轻地摇摇头，无力而勉强地笑了笑。“您在说什么，我完全不明白……”

“我看过审判记录。”鸟饲静静地说，“把整个审判记录看过一遍之后，我觉得好像原来不明白的事情也能够大概地了解个轮廓了。只是，我想知道的不是事件本身，我想了解的是您这个人。我想知道，您是怎样度过您的青春时代的。因为我觉得，通过了解您，似乎就可以勾勒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特性。”

流水的声音在店内回响着。布美子的面部表情好像很生气，她继续洗着碗筷。

“那时候，我也是在校生。”鸟饲继续说道，“每天都只是去参加示威游行，向警察机动队扔石块儿，唱反战歌曲，再神气飞扬地回到宿舍。我估计您也度过了类似的学生时代吧。那个时期度过学生生活的人，虽然程度上有一些差异，但大家都应该是过着同样的生活，面对着同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的就是谈着和别人一样的恋爱，讴歌着学生生活……可能您也是如此吧，您肯定也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大学生，这才是解释

您那个事件的关键。如果不解开这个疑团，您所做的事就……”

布美子的表情严峻起来。“我不知道。”她说着，突然伸直腰杆，用很粗鲁的动作把账单递给他：“一份牛肉咖喱饭，850日元。请您结账后赶快走吧。我没有什么好跟您说的。”

……在为数极少的吊唁者中，鸟饲最后一个将手中的第13枝白玫瑰献给棺柩上。可能是因为与病痛做斗争的时间比预想的还要短的缘故吧，在化好了妆的布美子的脸上没有留下痛苦的痕迹，看上去就好像是安详地睡着了。

像洋娃娃一样小而厚的唇上涂着红色口红。想到就是这张嘴曾经含咽过食物，曾经喋喋不休地吐露过无以计数的话语，时而发出叹息，时而发出欢喜的呼声，生机勃勃地不断开合、运动，鸟饲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现在，涂着红色口红的布美子的双唇微微张开着，双唇之间只能看到无尽的黑暗深渊。

从“印度咖喱店”被布美子赶出来之后的第二天，鸟饲再一次去店里找她。他计算好了在客人不多的空闲时间里赶到那里，确实没有客人。不过，在布美子的身边看到一位上了点年纪的老夫人。

点了咖喱饭，正想和布美子说话，那老夫人却像要保护布美子一样把她叫到后面去了。这位老夫人烫着已经花白的短发，戴着金丝眼镜，看上去有些像舌尖嘴利的学校教师。她眼镜后面的目光深处透出不同一般的戒备、疑虑。

“我是这家店的经理。实在很抱歉，请您用完餐马上离开这里。”

鸟饲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对她微微笑了笑。要直接接触采访对象时，可以肯定地说，每次都会遇到这种冰冷的态度。如果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鸟饲并没有

为此感到意外。

“今天我只是来送一本我写的书。不知道她会不会感兴趣,但非常想请矢野小姐读读看。”他从放在转椅脚下的纸袋里拿出一本他写的书。出版商是谁都知道的一家大公司,在书皮的勒口上印着他的头像和他的详细履历,扉页后还印着著名大作家撰写的推荐文字。这本书是向布美子说明他不是坏人的最好证明。书名叫做《出生高峰期的一代九人的风景》,这是选自跟他同年代,或比他稍稍年长的有专业特长的男女9人,将采访的内容整理成册的一本书,采取的是比较柔和的口语形式写成的。

他把书放在吧台上后,对躲在老夫人背后的布美子说:“请笑纳。这就是我的自我介绍。剩下来就全靠您自己判断好了。今天,我就此告辞。”

接下来,鸟饲又连续两天去那家咖喱餐馆。但是,两次他都没有见到布美子,只有那位女经理一个人坐在吧台里面。他问她:“矢野小姐呢?”她回答说矢野小姐身体不太好请假了。这位老夫人的态度依然很冷淡,让人无法接近。

隔了3天,过了一个周末,当鸟饲再次去店里的时候,吧台里仍然坐着那位女经理,还有一位看上去像是她丈夫的男人。一看到鸟饲露面,那男人就从吧台后面走了出来。

“请到这边来坐。”他说着把鸟饲带到最里面的包厢。鸟饲跟着他,坐进包厢里。

面前这位瘦瘦的男士,把还很浓密、让人感觉不出他已经上了年纪的黑发,用发蜡从前一直捋到后,看上去有点儿不太好说话的感觉。他在咖喱餐馆,不如在历史悠久、灯光昏暗的爵士乐咖啡座的一个角落沏咖啡更显得合适。

这位男士首先介绍自己说:“我姓野平。”然后就用非常殷勤的语调告诉他,布美子已经辞去了店里的工作,所以您再来